

乡村教师背负强奸罪蒙冤十余年

十多年前,河北曲周县教师徐计彬因“强奸罪”蒙冤获刑8年。当初认定他为“强奸犯”的依据是徐的血型和通过化验现场遗留精斑的血型均为B型。

徐一直坚持自己被冤枉,出狱后仍到处申诉。2005年12月,在全省公安大接访期间,徐被鉴定出血型为O型,次年被判无罪,当地媒体和中央电视台予以报道,近日,徐计彬被安排重返教师岗位,并提请140余万元国家赔偿。

但对于这名农村教师而言,心理和生活的重创已难以愈合。

徐计彬面色萎黄,站在屋檐下发呆。他妻子说,最近几年,他总这样,有时馒头蒸好,喊两声“吃饭”他也不答应。“平反后,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夜里常失眠。”



在背负强奸罪的日子里,徐计彬连走路也不敢和别人抢道

O型血化验成B型血

因为这个案子,徐计彬耗尽了所有的青春年华。刚入狱时,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有四十多岁了。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个清晨,徐计彬隔壁家发生一起入室案,女户主尚某被人强奸。案后,尚某指认徐计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长恩是徐计彬的堂兄。结婚四年的徐计彬已分家单独立户,正忙着盖新房。当时原告指认徐计彬的重要证据,是因为化验出他的血型是B型血。而通过化验床上遗留着的精斑,发现该男子也是B型血。

“可我明明是O型血。”2005年12月10日,徐计彬在曲周、邯郸等多家医院验血,结果都为O型。

“1990年,事发后,我被抽血化验。那时办案人员说我没事了,因为和我血型不一样。”徐计彬回家后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带走,说血型对了。“我只是被抽了一次血,怎么会化验错呢,我怀疑有人在里面捣鬼。”

徐计彬说,在1992年8月22日一审开庭时,他就提出原告编造谎言告假状,“可是法官偏听偏信,根本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徐计彬现在请求国家机关依法查明导致他冤案发生的真正原因,依法追究当时有关司法人员的渎职行为;并依法追究徐长恩等人的诬告陷害罪。

村里人的集体疏远

1月27日,记者三次前往徐长恩家,都没能见到徐家人,门上总是上着一把锁。村委主任王子房说,最近找他们的人多,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村里人说,没出事时,徐计彬和徐长恩家就因宅基地发生过矛盾。那时,两家人为了7寸宽的宅地动了手,有人住了院。徐街村村委主任王子房回忆,自那以后,这对堂兄

弟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计彬罪名成立后,村里人对他们家开始日渐疏远。邻居张振祥说,老百姓当然相信公安机关和法院,“他们认定的不应该有错”。徐计彬说,“是法院判的,村里人哪能不相信,他们就当我是强奸犯,慢慢疏远我,也不再和我说话。”

在众人的眼中,强奸比打架、盗窃更丢人。现在,他感觉自己每天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处处小心,就连走路也不敢和别人抢道。一年冬天,徐家的麦苗被人割去了好一大块。他报了警,最后也不了了之。徐计彬的妻子姚凤珍如今说起这事时,眼里还会流泪,“就是这样一个错案,让我们一家彻底改变。”

蒙冤后失地又失业

徐家并没有真正的伙房,做饭、睡觉都在一间屋子。徐计彬被冤入狱前,这间屋子只盖了一半。入狱的第二年,因患肺炎徐计彬被获许保外就医。那一年的五月,他才用散在门口场上的砖瓦材料盖成了房子,勉强住人。

盖好房后,徐计彬正好遇到“五年一变”的土地改革,所有耕地全部打乱,然后集中起来重新划分到户。在那次变革中,徐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一亩多地。

已当了两年多村主任的王子房后来,那时,已保外就医的徐计彬仍有罪在身,按照曲周县出台的文件规定,1997年刑期未了的和超计划生育的都不得有土地。

1999年服刑期满,徐计彬找到村委会,要求得到自己的土地。徐计彬回忆,那时村干部说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也找不到空地,所以只有等到下一个“30年土地不变”之后看情况再说。

徐计彬说,事实上那年土地调整后,一些超计划生育的乡亲补了罚款后还是分到了

土地,但唯独他依旧没有得到土地。如今徐家的生活全靠妻子姚凤珍的一亩几分地,一年下来能收800多斤麦子和800多斤玉米,全部收入不足千元。出事时,徐计彬是曲周县河南疃第二疃小学民办教师,教高年级数学,兼班主任。当时就是大专学历的徐因教学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出事后,徐计彬被学校开除了公职。“我真的对不起妻子和孩子。”徐认真地说,自从法院错判后,他的前途全部没了——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政治前途。

本来错案受冤,经济拮据,加上徐计彬患肺炎,徐家日子过得清苦。去年秋天,会一手农活的姚凤珍用两分地种上100多棵大白菜。她说,“这些菜足够一家人吃一个冬天。”

重返教育岗位

平反后的徐计彬已被县教育局、人事局安排到河南曲周四中工作。1月15日,他去学校报到,但还没有开始正式上班。

该校副校长徐东平说,考虑徐计彬刚刚平反,又正在办国家赔偿之类的事情,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又遇上快过年了,所以学校批准他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待春节后正式上班。

徐东平曾是徐计彬的同学,“我们曾一起在电大上课。”电大毕业后,徐计彬于1989年在民办小学任教,次年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按照当时民转公的规定,电大毕业的民办老师,全部可以转成公办教师。

徐说,和他一起电大毕业的同学,只要是从教的,全部转成了公办教师。十几年后,发展最好的已是副县级干部。

“如果不是这起冤案,我至少能当上一名小学校长。”而现在,徐计彬还是名国家教师,从2006年12月开始,他有每月954元的工资。至于教

哪科,还需进一步协调。一位叫汪清的居民怀疑,徐计彬以前是教小学,现在改教初中,他到底能不能教好学生还是一个问号。

徐计彬曾向村干部刘永杰说过,如果让他马上教初三的课,他恐怕还一时摸不准,教不好。如果教初一的话,毕竟和他曾经一直带的的小学高年级课程比较接近,他自己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申请国家赔偿143万

徐计彬蜡黄的脸庞上满是胡碴子,两眼深深凹陷,眼球布满血丝。同学徐东平说,徐计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十岁。

徐计彬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妹妹。姚凤珍说,因为丈夫被错判,这些年日子过得苦,家里没有添置任何东西,最值钱的还是结婚时买的一架座钟。

妻子姚凤珍说,以前,徐一直坚持自己没有罪,更不可能被判刑,当期判下来,他很失望,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判刑后不久,他亲口对我说:你还是走吧,去找一个更好的人家。他是不想连累我。”

现在,徐计彬每天的事情就是整理申诉材料,收集有关自己的报道,然后去邯郸、曲周继续递材料,希望有关部门早日受理。“如果赔偿到位,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和妻子买点新衣服。”

为这十多年冤屈,2006年8月9日,徐向邯郸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143.44万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100万元,因判刑丧失8年工资,损失12万元,30年失去土地损失6万元。

徐计彬自己也知道,申请精神损害赔偿有点悬,毕竟国家并没有相关法规依据,如果能把申请数额的零头43.44万赔到位他就心满意足了。据了解,目前徐计彬的请求仍在审理中,有关部门还未正式立案。据《新京报》

富婆情迷驾校教练被索青春损失费

2006年4月末,当阿霞第一次看到小季时,这个身材不高、但相貌英俊的驾校教练一下子就吸引了她,与小季一起练车成了阿霞每天最高兴的事。五一长假回到沈阳的阿霞突然接到小季的电话,小季已经到沈阳了,几天里阿霞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得到了小季的好感,沉醉在幸福当中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爱的陷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男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日夜骚扰着她,还差点给她毁了容……

一见钟情

富婆找到“初恋感觉”

今年39岁的阿霞离婚多年,从事服装经营,在沈阳、长春等地都有生意,2006年4月来长春打点生意的她闲来无事,来到长春某驾校学习开车,因为有熟人介绍,学校给她安排了驾驶技术好长得又英俊的教练小季。第一眼看到小季,阿霞的心就怦然而动。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阿霞仍记忆犹新,她说:“第一眼看到小季,我就觉得这小子虽然个子不高,但长得蛮英俊的,虽然他已经35岁了,可一点都不显老。他开车的样子特别帅。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和我一样都是离过婚的人,虽然在学开车的过程中他对我冷冷热热的,可我还是喜欢上了他,每天都盼着去学开车,希望早点下课,能和他多呆一会儿,那是一种久违的初恋感觉。”

几天努力

驾校教练“投怀送抱”

五一黄金周到了,阿霞依依不舍地回到沈阳,小季的身影总是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知道小季不喜欢她,所以忍着没联系小季。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小季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人已经到沈阳了。

阿霞说:“5月2日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已经到沈阳了,要考察一下生意,我高兴得不得了,领着他四处逛,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还给他买了不少东西。几天下来,我发现小季对我已不再是不冷不热的了,逛街时他还有意拉着我的手,或者搂着我的腰,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幸福。7日晚上,我们喝了点酒,然后出去住在了一起!”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小季说:“我去沈阳的确是看看有没有能做的生意,到了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帮我安排的,那时我才知道她是一个有钱人,我开始盘算着和她在一起了!”

意外发现

“如意郎君”实为骗钱

5月中旬,阿霞和小季一起回到长春,阿霞买了不少东西来到小季家看望他的母亲,当着老人的面阿霞表示要和小季结婚,两人一起经营生意,小季当场发誓要和阿霞白头到老。接下来,两人恩爱地度过了两个月月初。

不料,7月初的一次意外发现,让阿霞重新认识了小季。阿霞回忆说:“7月初,他又来沈阳和我相聚,正好有一个男性朋友也在我家,他当场就翻了脸。朋友走后,他竟然伸手打了我。然后他就往家打电话,他没想到电话的内容被我听到了,他和他妈说,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我有钱,他从我这里整点钱,回家全给他孩子,等到把我在长春的生意骗过去,就离开我。”

不甘被甩

他竟编造“性病”谣言

偷听到小季的这番话后,阿霞决心离开小季。而小季并不甘心被甩掉,他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给阿霞,不断地去沈阳找她。为了躲小季,阿霞远赴

广州。没想到,找不到人的小季竟然想出一个卑鄙的办法逼她现身。阿霞说:“为了躲他,我跑到了广州,没想到,他竟然编短信说我传染给他性病了,还把这条短信发给我所有的朋友和生意上的伙伴,有两个大连的生意伙伴看到这条信息后,马上取消了我的合作,直接损失20多万。无奈之下,我决定和他好好谈谈。”

负责此案的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西安广场派出所民警说:“我们带着他做过检查,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谎言。”

九次报警

全因软弱埋下祸根

11月14日,为了逼阿霞现身,小季来到阿霞在长春的店铺,强行拿走数十条裤子,留下话来,如果阿霞再不现身,他就放火烧了店。收到口信的阿霞连夜赶到长春并报了警。

当着民警的面,小季哭着说他是太想见到阿霞了,一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他愿意赔偿损失,念及以往的感情,阿霞没有深究。她以为从这以后,小季就能放过她,但没想到的是,此后小季非但没有收敛,还差一点毁了她的脸。阿霞说:“从我决定要和他分手开始,我一共报了9次警,都是因为不停地纠缠我,但每次警察来之前,我都忍不住先通知

了他,唯一例外的这一次,还是因为我的软弱放过了他。”

拒绝给钱

富婆险被情郎毁容

11月16日,阿霞接到小季的电话,希望能和她最后谈一次。阿霞来到事先约好的饭店见到小季,几句话下来,小季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青春损失费。从最开始的2万元,最终降到5000元。阿霞始终不同意支付,她认为两人在一起所有的费用都是她出的,小季又是主动和她在一起的,所以两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损失费,而小季则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是阿霞先不要他的。

一番争吵后,两人离开饭店,在饭店门口,小季突然抓住阿霞衣领问:“给个痛快话,你到底给不给钱?”阿霞再次拒绝,没想到小季突然举起手,向她脸上抡了一下,阿霞感到脸颊一热,小季放开手撒腿就跑,她伸手一摸脸上全是血,到医院经检查,脸部被划出一条长7厘米左右的口子。阿霞说:“这条疤我花了好几万块才被修成现在这样,医生说能留这样一点疤疤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

恐吓不断

她吓得大掉头发

在划伤阿霞的脸后,小

季连夜逃往广州,仇恨的种子在他心里开始发芽,他觉得今天这一切,都是阿霞造成的,他开始不停地给她发恐吓短信:实话告诉你!第二天我就想去医院给你补刀了!现在如果你不给我拿钱跑路!那我就彻底没活路了!23号晚上我还是见不到你的钱的话!你就等着有人命出现吧!(编者注:内容为实录,存在语法等错误)

11月24日的短信更是吓人,小季发来了几十个“杀”字。阿霞说:“那些天,我每天都担惊受怕的,不敢一个人上街,更不敢一个人睡。几天下来,我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不堪骚扰

求助警察结束噩梦

面对小季的威胁,阿霞终于下决心报案。2007年1月9日,阿霞约小季在长春市某饭店见面,表示同意支付青春损失费。小季如期而至,阿霞交给小季5000元钱后,起身要走,小季拦住她说:“早听我的,至于这样吗?我告诉你,这钱要是不给,我早晚杀了你!”听到这些,阿霞吓得忙向外跑,小季追出来,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获,对于伤害阿霞和索要青春损失费一事,他供认不讳。(文中人物为化名)

《东亚经贸新闻》供稿